

西宫妖后

那个妖后，勾引他兄长，还收了无数男宠，他一定要清君侧，除妖后！

七王爷心中对妖后恨之入骨，却没料到，那一夜后宫湖边，他意外遇见了醉酒的「妖后」

她在他面前耍着酒疯，拉扯间他撕破了她的衣袖，竟赫然发现——

妖后洁白的手臂上，一点守宫砂殷红如血！

（一）

虞小柔是大雍朝的一代妖后。

她名声赫赫，存在于民间百姓、江湖朝野、宫廷辛秘、甚至于最刚正不阿的史官笔下。

风流成性、恃宠而骄、霸道蛮横、心狠手辣.....

这些词像为她量身打造一般，丝丝紧贴，无不契合，更遑论那些引人遐想的传闻，无不宣告一段旖旎奢靡的风华。

但其实，世上只有两个人知道妖后虞小柔的真正心意，一个是当今天子，裴灵君，一个便是虞小柔自己。

恐怕世人不会相信，妖后虞小柔的毕生所愿，不过是当一个贤妻良母，相夫教子，看万家灯火，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。

然这一切，在她十六岁那年，如水中月镜中花，被彻彻底底地打碎。

那一年，初登帝位不久的裴灵君，在群臣纷纷恳求他立后，雪花片似地上奏中，身心俱疲地握住了虞小柔的手。

「小柔，朕思来想去，世上能帮朕的，也只有你一人了。」

那时身为皇家暗卫，朝夕相处跟随了裴灵君七年的虞小柔，望着那双「不怀好意」的眼眸，手一颤，一张眉清目秀的脸立刻皱作了一团。

「皇上，您别坑小柔……」

她似乎已经透过他的灼灼目光，望见了自已此后漫长不见底的悲惨命运。

当晚，裴灵君屏退左右，门窗紧闭，同虞小柔在房中相商了一夜，在万般保证后，终于得到了虞小柔极不情愿的答允。

从小舞刀弄剑，以江湖儿女骄傲自居的虞小柔，那夜两眼泪汪汪，如壮士断腕般，一边抽泣着，一边拉着裴灵君的衣袖道：

「皇上，日后事成，可一定得放小柔出宫，为小柔寻个如意郎君，实不相瞒，小柔瞅着从前太子府的那个琴师就很好……」

如释重负的裴灵君，将他的未来皇后虞小柔拥在怀里，唏嘘安慰道：「小柔啊，你的牺牲朕都看得到，你便放心去罢，朕不会忘记对你的承诺的。」

月光透过窗棂洒进，即将为后的暗卫，终于有后的新帝，两个人抱着哭了一晚，一个是悲从中来，一个是喜极而泣。

于是在不久后，一纸诏书宣告天下，名不见经传的后宫侍女，一夜之间，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大雍朝的国母。

多么石破天惊，简直跌破所有人的眼球，然在册后大典上，裴灵君握住新后的手，一番「真情告白」叫满场动容，众人心头暗叹，原来帝后在太子府时便相识了，皇上还曾得佳人舍身相救过，如今携手登位，倒真是不忘旧情的好男儿。

而座上的虞小柔则冷冷一哼，满带杀气的目光扫过那些仍有异议的臣子，叫他们齐齐打了个哆嗦，不由自主地低下头，竟再不敢多言。

从此深得圣宠的虞小柔，独霸后宫，一步步奠定了此后漫漫长的妖后之路。

却只有小柔自己知道，当漫天烟花下，她在裴灵君的搀扶中走下台阶时，已经是一手心的冷汗了，她有些哀怨地瞥向身旁的俊颜，咬牙切齿而又无限委屈地嚶哼道——

皇上，您这是在坑小柔啊！

（二）

裴灵君有病，还是种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病。

如果他得的那个算是病的话，应当叫作——

情爱无能症。

在他有了男女意识后，他便骇然发现，自己没有「意中人」这个概念，真正确定的一次是，彼时的苏皇后要为他选太子妃时，他内心惶恐不已，完全无法想象日后与人同榻而眠，相枕而依的情形，遂以各种理由婉拒了。

在此后的一次次「试水」中，他愈发确定，自己有病。

他不喜欢女人，当然也不喜欢男人，他只是单纯的没有情爱一弦。

他对父皇母后有亲情，对其他皇子有兄弟情，对生平挚交有友情，甚至对自小跟在他身边的虞小柔有深深的依赖之情，但唯独没有「爱」。

他是个「缺爱」的病患，病的名字叫「情爱无能症」。

在骇然发现自己的症状后，裴灵君陷入了天人交战中，他几番想向父皇母后说明，让他们废去他的太子之位，只因他此生绝不可能有爱侣，更遑论充实后宫，开枝散叶，大雍朝没有哪一代的皇帝会是他这个样子。

而除他之外，最适合当储君的，便是与他同系苏皇后所生的胞弟，七王爷，裴其轩。

裴灵君曾在朗月皎皎的夜晚，邀裴其轩于太子府一聚，在月下亭中，诚心诚意地拉住他轩弟的手，从仪表到内涵，从文韬到武略，上天入地夸了裴其轩一番后，小心翼翼地得出结论：

「轩弟，你看你这么完美.....你要不要当储君？」

正被夸得飘飘然，举杯畅饮的裴其轩一口酒水喷出，瞬间惊惶了眉眼。

「皇兄，你，你莫不是在说笑？」

裴灵君极淡定地抹去了脸上的酒水后，凑近裴其轩，眸光诚恳：「轩弟，我是认真的。」

裴其轩身子一颤，一张俊脸立刻塌了下来，如临大敌：「皇兄，皇兄，你.....你可是我亲哥呀！」他急得都快哭了出来：「你可不能这么坑亲弟啊！」

此后这样的话裴灵君时常能听到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虞小柔和裴其轩，像是他一辈子都在坑他们似的。

而彼时月下亭中的他却着实愣住了，万万没想到会得到那般的回答，而裴其轩已经咬咬牙，仿佛破釜沉舟般，下定决心要公布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他颤巍巍地凑到他耳边，深吸了口气：

「皇兄，您放过臣弟吧，不瞒皇兄，臣弟，臣弟.....其实有病。」

裴灵君刹那石化了。

他悲怆莫名地转过头，嘴皮哆嗦了半天后，终是绝望开口：
「难道是.....花柳？」

裴其轩一口气没顺过来，涨红了脸猛烈咳嗽起来。

不怪裴灵君一想就想到这般难以启齿的病，只因他轩弟万事皆好，唯独风流得过了头，女人数不胜数，简直像是要把他缺的「爱」加倍补回来一样。

等到裴其轩好不容易顺下气后，才苦着脸和盘托出。

如果他的病能算作病的话，大概要叫作——

恐惧为帝症。

天知道他有多害怕当储君，害怕成为那个站在最前头的人，害怕担下黎明苍生的重任，从前太子没定时他还提心吊胆了好久，他只想做个闲散王爷，一世风流，快快活活地游赏人间。

所以当裴灵君试探着问出那番话时，他简直吓得魂飞魄散。

「皇兄可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臣弟胆小，不经吓。」

月下亭中，裴灵君盯了裴其轩半天后，看着那和他相似的面容，终是一声长叹，认命地苦笑道：「轩弟这病，当真别致.....」

别致得和他不相上下，他们不愧是亲兄弟呐。

此后另立储君一事，彻底作罢，裴其轩张罗得比裴灵君还热心，生怕他皇兄做不成皇帝。

而那夜守在暗处的虞小柔，自然将兄弟俩的话都听去了，裴灵君的「病」也没有瞒过她，她大抵是整个皇宫唯一知情的人。

当下裴灵君也无计可施了，只能疲惫地搂住虞小柔的腰，叹声道：「走一步看一步罢。」

谁能料到，这一走，就走了那么多年。

(三)

七王爷裴其轩最讨厌的人，莫过于当今圣上，他皇兄裴灵君捧在手心里的悍妇，妖后虞小柔。

要貌无貌，又不是什么倾城美人，姿色顶多算清丽；

要才无才，四书五经恐怕都认不全，只知道耍剑；

要德更是无德，不，简直是缺德！

他就从没见过像她那样善妒的女人，恃宠而骄，独霸后宫，竟然不准他皇兄纳任何妃嫔，眼中只能有她，这不是说笑吗？！他皇兄是谁，他皇兄可是大雍朝的堂堂天子啊！

最要命的是，这狗屁妖后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她居然——不、能、生！

自己不能生，还不准皇上纳妃，让别人去生！

每当想到这里，裴其轩都会觉得心头绞痛，如果皇兄一直无后，那若有不测，想也不用想就知道皇位会传给谁了，到那时.....天呐，简直是噩梦！

他在这边火急火燎，偏偏他皇兄跟鬼迷了心窍似的，爱那个妖后爱得死去活来，顶住重重压力，硬是没纳一个妃嫔，倒在民间落得个深情不改的好名号，只叫那妖后的面目显得愈加可憎了。

前不久最气人的一件事是，西临使者来访，除了每年必进贡的珍宝外，还送了几个美少年过来，听说是西临王见裴灵君后宫空缺，疑心他别有喜好，所以特意为他精心搜罗，希望他能不吝笑纳。

碍于两国邦交，不可不收，宴席上，裴灵君便破天荒地「欣然接受」了，只是他旁边坐着的妖后虞小柔，目光凌厉，盯着那几个美少年像要喷出火来。

那时裴其轩就为他皇兄深深地担忧了，果然，不多时宫中就传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——

帝后于寝宫发生争吵，激烈中皇后竟然扇了皇上一个耳光！

什么！这该死的妖后！

裴其轩火冒三丈，哪还坐得住，立刻取了墙头挂的剑，心急如焚地进了宫，他忍无可忍了，他要替天行道，他要清君侧！

一路上那来通报消息的侍从，将听到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复述给了裴其轩，先前殿门虽掩着，但由于里面的争吵过于激烈，他们守在外头的奴才还是听到了不少。

皇上似乎在低声下气地哄皇后，中间不知说了些什么，皇后忽然暴跳如雷，「妖性大发」，好像指着皇上的鼻子在怒骂：

「皇上不觉得这样对臣妾太过分了吗？臣妾也是个女人呐，皇上就没有考虑过臣妾的感受吗？臣妾不干了，臣妾在这深宫中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！」

「待不下去了就滚啊！」裴其轩一拍腰间剑，把对面的侍从吓得一个哆嗦，只能硬着头皮接着说下去。

后面皇上看皇后恼了，可能怕出什么事，上前像是捂住了皇后的嘴巴，但皇后拼命挣扎，紧接着里面就传出了清脆的一声。

所有人一惊，伺候皇上的老总管再顾不了许多，领着一干奴才大步踏入殿中，就看见皇上脸上五指分明，眸中似含泪光。

而「始作俑者」已经冷冷一哼，拂袖欲去，只留下震惊满堂的一句：

「将那几个西临进贡的少年带入本宫房中！」

老总管一时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，而即将出门的皇后已是回过头，一声怒吼：

「没听清楚吗？男宠，男宠，本宫要他们做男宠！」

倒吸冷气的声音中，满宫人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

「竟不想那妖后无耻至此！」

夜深人静，裴其轩守在裴灵君榻边，眼圈泛红，颤着手，心疼地为兄长上药。

他起初当真气疯了头，拿着剑一进宫就想砍了那妖后虞小柔，却怎知遍寻不到她的踪影，自己反而叫羽林军拦了下来，带到了裴灵君身前。

「轩弟你真是太冲动了，险些酿成大祸。」

裴灵君后怕不已，紧紧握住裴其轩的手，急着表明心意：「若是小柔有一丝闪失，朕也不要活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」

裴其轩被皇兄弄得又气又无奈，只好勉强应下，却是依旧捏紧了拳头：「那淫妇若真敢做对不起皇兄的事，臣弟便是拼死也要叫她好看！」

裴灵君心头哭笑不得，暗叹之前戏演过了，又不好表露出来，只好不住安抚裴其轩：

「轩弟放心，小柔不过在气朕，那几人她并未真动，只将他们遣散在了宫中各处。」

顿了顿，他认真道：「轩弟，废后之言就莫再提了，朕.....离不开小柔。」

是啊，怎么离得开，若无她做恶人，替他挡下「明枪暗箭」，他如何骗过世人，如何瞒住隐疾，如何保全皇室声誉，不仅顺理成章地空缺后宫，落得清静，还平白地得了个「痴情不悔」的好名号。

说起来，他当真自私，小柔说得不错，这辈子，就是他坑了她，他硬生生把她逼成了一代妖后。

恶名都叫她担了，保住了他的一世英名，就算日后没有龙裔也怪不到他头上，他朝青史留名，他顶多留个情深不悔，所爱非人的悲情帝王形象，其他方面都挑不出一丝错，而这唯一的「污点」也不算污点，倒能引人唏嘘，总之不致辱了裴氏皇族的声誉，他年下到黄泉，他也算对得起祖宗了。

他唯一对不起的，就是那个本性温柔善良，不想困在宫中，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做贤妻良母的虞小柔。

思及此，裴灵君一声长叹，靠着床沿闭上了眼眸。

「终归是朕.....亏欠了她。」

(四)

夜半三更，风吹湖面，湖边一人喝得酩酊大醉，正是此时又添了「淫乱后宫」这一项罪名的妖后，虞小柔。

她撑着下巴，小脸蛋红红的，醉眼朦胧地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痴痴傻笑。

之前在殿内的那场争吵，其实有那么一刻，她不是在演戏，是真的不想干了。

图什么呢？这么多年，她当真累了。

若是她真想出宫，以她的身手，要挣脱这牢笼并非难事。

只是皇上老哄她，待到江山稳定了就放她走，待到有更好的人选替代她就放她走，那什么时候，江山才算真的稳定了呢？什么时候，才会有更好的人选出现呢？

真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坑她呀。

所以先前那一巴掌，她倒是真下了狠劲，现下手心还在疼呢。

「叫你坑我！」小声骂了一句后，小柔又嘿嘿地笑了起来，脸颊酡红，在湖光月色下，像个没讨到糖吃的小孩，软酥软酥的。

这一幕恰巧被独自散心走到这的裴其轩撞见。

他守在床边看着皇兄睡着后才离开，心中烦闷不已，独自提灯在偌大的皇宫瞎转悠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样一处僻静之地，却没想到冤家路窄，会撞上妖后虞小柔。

起初他都没认出她来，平时总看她浓妆艳抹，穿得锦衣华服，下巴高高抬着，不可一世的骄傲。

今夜她却洗尽铅华，长发散下，只着一件素白单衣，纤秀的身影在风中倍显单薄，雪白的脸颊泛着淡淡红晕，在月下醉着眉

眼傻笑，竟别有一番清丽温婉。

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虞小柔，让裴其轩很陌生，却又很.....亲切。

说来他们真正照面的机会并不多，平素宴席上也只是遥遥相望，敬称一句「皇嫂」。

如今这「皇嫂」落了单，竟一改往日彪悍，多了几分小女儿的柔情，在这借酒消愁，想来还是放不下西临进贡美少年之事，倒是因爱生妒，也算痴情.....

不过机会难得，妖后毕竟是妖后，自己可不能心软，要不要上去扇个耳光就跑，替皇兄报仇？

正胡思乱想着，裴其轩忽然被声巨响惊动，定睛一看，竟是醉醺醺的虞小柔扔了酒坛，随手在地上捡了一树枯枝，于夜风中比起剑招来。

耍剑啊耍剑，估计妖后唯一拿得出手的，就是这个了！

能将一树枯枝舞得翩若惊鸿的，也算是难得，裴其轩于武学方面亦有造诣，此时竟起了欣赏之意，提灯站在暗处细细看了起来。

如果他知道虞小柔此刻在想些什么，恐怕会立刻跳出来，揪住她大骂一句：「无耻淫妇！」

没错，虞小柔在想男人，还想的不是自己男人的男人——

「先生教小柔抚琴可好？小柔虽然是个粗人，但仰慕先生已久.....」

月下风中，虞小柔仿佛痴迷了般，忘却年岁，忘却今夕何夕，一边「舞剑」，一边醉言呢喃着，呢喃着那些还未来得及说出口的心事。

她仰慕的那个琴师姓刘，是个眉目文秀的男子，从前在太子府时，她就老喜欢偷看人家抚琴，夕阳昏黄，只觉得时光都在那双修长的手中凝固了，一寸一寸，流光飞舞，岁月静好，连空气中都跳动着小小的欢喜。

那就是她想要的生活，平平淡淡的，不可言喻的幸福。

在她母仪天下后，曾召见过那位琴师，许是她「恶名在外」，那琴师见了她就直哆嗦，一副唯恐避之不及的模样。

她当时可伤心了，一曲还未完便叫琴师退了下去，琴师果然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，她硬撑着等所有人都退下后，一个人缩在榻上抱着锦被，把脸上的妆都哭花了。

扭头一看，铜镜里照着的自己残妆狼狈，像一出可悲的笑话。

直到裴灵君赶来，心疼地将她搂在怀中，她仍哭得不能自己，他多么聪慧，不需问她便明白一切。

他们是最了解对方的人，朝夕相处间，虽然没有炙热的爱，却早有相濡以沫的情。

那次哭完后小柔就像放下了般，不再执念深深，而是继续戴上冷傲的面具，化身「妖后」，为裴灵君挡风挡雨挡女人。

对了，现在还要替他挡男人！

愈想愈悲愤的小柔，剑招渐渐凌厉起来，眼眶却酸涩得不行，有水雾漫上，模糊了视线，酒劲开始发作，冷风吹得她头痛欲裂。

就在她身子踉跄，摇摇欲坠时，有一道光由远至近地向她飘来。

男子提着灯，一步步走近她，浑身包裹着一团柔和的光晕，眉目好看得不像话，宛若天上的星辰，却又叫她似曾相识。

「先，先生？」

她心头激荡，有什么更加汹涌地流下了，那人却堪堪停在她身前，有些迟疑地开口：

「你.....怎么哭了？」

(五)

外间一直流传妖后虞小柔风流成性，最喜「辣手摧花」，却恐怕没有人会相信，直到今天，虞小柔还实实在在是个雏儿，连亲吻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。

所以当她的克制不住地扑上去，七手八脚地缠住男子，没头没脑地吻上他诱人的双唇时，她发出了一声心满意足的嚤哼，只觉

得人生圆满了。

而随着哐当一声，手灯坠地，被「强吻非礼」的裴其轩懵在了月下，等他回过神时虞小柔已经牢牢锢住他，唇齿相依，力道之大竟叫他一时都挣脱不开。

他头昏目眩，悲从中来，妖后就是妖后，名不虚传的「辣手摧花」，只是这次「摧」的居然是他！

「皇嫂，皇嫂请你自重！」

撕扯间两人衣衫愈发不整，裴其轩呼吸急促，咬咬牙，一个耳光打去，打得虞小柔晕头转向，直分不清东西，抬起的手臂勾到了树枝，兹的一声，衣袖划破了一大截，一段藕荷似的手臂白晃晃地露了出来，其间一点显眼的红就这样撞入了裴其轩的眼帘。

他愣了愣，难以置信，上前还想抓住虞小柔的手臂细看，谁知她已被他打得酒醒了大半，睁眼就看见他近在咫尺的脸，吓得紧退一步，魂飞魄散。

「七，七皇叔！」

乱七八糟的片段涌入脑海，虞小柔想起方才对裴其轩做过的事，悔得舌头都要咬下来了，她慌不择路，转身就想逃，却被身后的裴其轩一把拉住。

「等等！」

还等什么等啊，她可不想再加上一条「私通皇叔」的罪名啊！

虞小柔几招对去，直接挣开了裴其轩，扔下一句「酒醉失仪，还望七皇叔海涵！」后，就提着裙子落荒而逃，跌跌撞撞地消失在了夜色中。

裴其轩又好气又好笑，叫了几声后一跺脚，望着人影消失的方向无奈摇头，眸光深深，脸色在月下渐渐凝重起来——

如果他没有看错，方才虞小柔手臂上那般红的一点，分明就是.....一颗守宫砂。

难道名声赫赫的妖后虞小柔，居然，居然还是个处子？

这个谜团在裴其轩百思不得其解后，终是忍不住进了一趟宫，在宝华殿找到了正在批阅奏折的裴灵君。

从午后谈到黄昏，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，只是当裴其轩自宫殿里出来后，眸光黯然，一张俊美的脸孔略显苍白。

夕阳洒在他身上，他虚眸以望，有些浑噩地踏出了步伐，只觉踩在海水里，每一步都踏得十分沉重。

却没走出多远，他竟迎面撞上了一身华服，墨发如瀑，依旧不改浓妆的皇后虞小柔。

她见到他眸光一动，明显闪过一丝慌乱，却紧忙掩饰了过去，以礼节而疏离的态度向他点头致意后，就要越过他进入殿中，却在两人擦身而过的一瞬间，他终是忍不住，在她耳边一声轻叹：

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」

赫然抬头的虞小柔神情错愕，对上的却是一双饱含同情、叹息、悲凉.....种种复杂情绪的眼眸，她几乎刹那就明白过来了，喉头一哽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而殿内的裴灵君，不知何时已站到了门边，他们三人就以这样奇怪的姿态静立在夕阳中，久久没有动弹。

那一天的霞光笼罩着宝华殿，微风拂面，时光仿佛静止了一般，那样漫长，长过了暮色四合，长过了素年锦时。

(六)

「你难道想一辈子都这样吗？」

三年后，皇家狩猎场里，裴其轩牵着马走过河边，与虞小柔并肩行在树荫下。

自从那个秘密告破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裴其轩从对妖后的厌恶，变成对被他皇兄所坑之人的歉疚。

「在这件事上，我皇兄的确做得不厚道。」

他开始时常进宫，为虞小柔带去各种新奇玩意，又或是四处搜罗民间话本，在书里翻开外头的一方天地，为她解闷，再或是赠她宝剑名器，与她相约竹林切磋武艺.....

起初裴其轩只想着多补偿虞小柔一点，但久而久之，他发现有什么在心中扎根发芽，看见她笑他就觉得很温暖，像是心中绽开了一朵花.....

他原本只想做个闲散王爷，四处游历，但三年里他竟未离开都城一步，说不出是何时有了牵绊，而三年前皇兄在宝华殿对他说的这番话，更是叫他无法抽身而去。

他直到那时才真正意识到，即使多么不情愿，可身为皇室子弟，身为裴氏男儿，他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，守护大雍朝的黎民百姓，守护这片千百年来伫立的江山。

「所以，小柔，我们都是身不由己，心不由己。」

河边树下，两道背影比肩而立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同时陷入了沉默。

然这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，远处一声厉喝划破天际——

「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」

裴其轩与虞小柔瞳孔骤缩，对视间两人已齐齐上马，朝着裴灵君的营帐狂奔而去。

远处刀剑悲鸣，空气中传来一阵阵血腥，虞小柔心跳如雷，在裴其轩怀中瑟瑟发抖，是从未有过的恐慌。

风吹草动，那一刻，如坠深渊，从此踽踽独行，跌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噩梦。

允德二十九年，北越与大雍撕毁盟约，于皇家狩猎场偷袭裴皇，两方浴血奋战，裴皇身受重伤，不治而亡，立下遗诏，传位于七王爷其轩，举国哀悼，与此同时，北越与大雍的战争一触即发，刻不容缓。

虞小柔冲进灵堂的时候，外头正下着大雨，她一路踉跄而来，后面的侍从追都追不上。

当终于奔入灵堂，一眼便望见跪在堂前的裴其轩时，她眨了眨眼，湿漉漉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，仍觉得这是一场梦。

水珠滑过她的额角，那里赫然一道狰狞的伤口，是在奋力厮杀中留下的，她昏睡了几天几夜，醒来时乍闻噩耗，裴皇驾崩，北越来袭，大雍朝内忧外患，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。

多荒唐，浮生一场大梦，凡世几番挣扎。

九岁入太子府，做了七年暗卫，十六岁登位，做了八年皇后，在她二十四岁的这一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，叫她一夜之间沦为新寡，做了大雍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太后。

「小.....太后，太后节哀。」

仓促改口的裴其轩，红了双眼，上前想搀扶住脸色煞白的虞小柔，却被她一个激灵，猛地推开，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响彻灵堂。

「裴灵君你这个骗子，你给我起来！」

那道纤秀的身影像发疯了一般，不管不顾地扑上棺槨，竟是要推开棺木，揪出已入殓的先皇遗体。

所有人惊叫着想要阻止，一片混乱中，裴其轩害怕伤到小柔，厉声喝道：「通通给我退下！」

殿门一关，隔绝了外头的大雨滂沱，却留下了一室的荒凉绝望。

裴其轩这才赶紧搂住已陷入癫狂的虞小柔，奋力将她带离棺槨旁，「小柔别这样，皇兄真的已经去了，你冷静点……」

虞小柔披头散发，整个人已哭得背不过气来，她在裴其轩怀里拼命挣扎着，一次次想要扑上那棺木，却都被裴其轩死死按住了。

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：「裴灵君你这个大骗子，你不是说等江山稳定了要放我出宫吗？你不是说日后要为我寻个如意郎君吗？你不是说还要做我孩子的干爹吗？你怎么能这样撒手而去呢？你坑了我一辈子你知不知道！你别睡啊，你给我醒来……」

声声凄厉，伴随着外头的风雨交加，听得裴其轩心如刀割，哽咽了喉咙：「小柔别这样，小柔你还有我，皇兄欠你的我来偿还，我不会弃你于不顾的……」

他紧紧搂住她，像要将她揉入骨髓，在空旷昏暗的大殿里，有一种叫作「相依为命」的情怀氤氲生出，只因他们都失去了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个人。

那个人与他们休戚相关，刻骨铭心，却又都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，将他们一个坑成了太后，一个坑成了皇上。
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

却也从这一刻起，将他们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，相依相偎，不离不弃。

(七)

裴其轩登位后御驾亲征，直击北越，大雍士气如虹，一举夺下十二关口，在两个月后班师回朝。

那时已是隆冬时节了，冰天雪地里，一道纤秀的背影披着貂裘，长发如瀑，静立风中，在她似有所感，徐徐转过身的那一瞬，还来不及换下一袭戎装的裴其轩，双眸一涩，就这样模糊了视线。

他们遥遥相望，隔着漫天风雪，却隔不断融入彼此血液里的牵绊。

「你.....回来了。」

贵为太后的虞小柔，墨眸素颜，再不需要浓妆艳抹，雪白的额角上虽然留下了一道疤痕，整个人却依旧恬淡清丽，如水面上摇曳的一朵清荷，不胜温婉。

裴其轩按住腰间剑，一步步向她走去，雪花轻覆了他俊美的眉眼，他就那样伸出手，情不自禁地将她拉入怀中，重重点头：「嗯，我回来了。」

回来了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

感觉到怀中人一怔，紧接着缓缓地回抱住他，有温热的气息浸湿了他的衣裳，裴其轩闭上了双眸，心头是难言的酸楚。

他知道她所有的担心与害怕，了解她所有的不安与惶恐，无夫无儿无女无家，困在偌大的皇宫孑然一人，世上能够相信，能够依靠，能够鼓足勇气去爱的，只剩下他了。

「小柔，让我给你一个家，好吗？」

有那么一刻，裴其轩希望时光永远地停驻在这里，停驻在她破涕为笑，对他含泪点头的霎那，再不要前行。

可世事从来由不得自己，他拼尽所有，欲给她做贤妻良母的机会，让她真真切切拥有一个家，世人却不愿不许不肯给。

口诛笔伐，从来胜过刀剑无数。

有风言风语开始传出，在新帝裴其轩愈发频繁逗留太后寝宫，甚至有一夜留宿在了太后房中时，这个势头达到了顶峰。

殿门外黑压压地跪了一片，朝中文武俱都聚齐，从清晨跪到午时，恳请新帝出来，给群臣一个交代。

他们声势浩大，言之凿凿，以三大史官为首，痛斥妖后，并列出了妖后近百条斑斑罪状，其中最刺眼的一条便是——

勾引新帝，罔顾人伦，淫乱后宫。

早在裴灵君尚未驾崩时，满朝文武便已视虞小柔为红颜祸水，如今眼见新皇又被她迷住，愈加惶恐，只恨不能将这一代妖后立斩宫前，以慰天下。

当裴其轩终于携小柔的手出来时，满面疲惫，他目光扫过群臣，缓缓开口：

「先皇一走你们就按捺不住了，妖后百罪书？很好……」眸光微眯，声音却陡然一厉：「怎么，欺太后是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吗？」

掷地有声的喝责中，满场顿惊，齐声惶恐：「臣不敢！」

昨晚无星无月，再平凡不过的一夜，却是裴其轩和虞小柔曾在湖边相遇的日子，他们忆及往事，唏嘘感叹，便多喝了几杯，醉拥而枕，和衣而眠，醒来时才知已造成一场轩然大波，外面声势浩荡，无不是除妖后，匡正统，听得裴其轩在屋里烦躁不已，迟迟不愿出去。

但再不想面对也得面对，他索性握住小柔的手，眸光定定：

「干脆就趁这一次说清楚，我要娶你，要迎你为后，我们要堂堂正正地在一起，我要给你一个家，让你儿女绕膝，再不用孤单无依，你说好不好？」

虞小柔笑了笑，伸手顺过耳边碎发，倚入裴其轩怀中，轻轻点头。

裴其轩喜不自胜，却不曾看见怀中人眨了眨眼，一抹深不见底的哀伤流过眼角。

「你们听着，朕出来不是怕了你们，而是要向你们宣告一个决定，一个妥善安置你们口中『妖后』的决定，朕决定……」

文武百官齐齐仰头，屏气凝神中，一个清冷的声音横空插入，截住了裴其轩的话头。

「皇上决定在南郊为本宫建一座庵堂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不问世事，为先帝与大雍江山祈福，再不踏入皇宫一步。」

如一颗石子掷入湖中，满堂震惊，裴其轩更是身子一颤，错愕不已地失声道：「小柔你！」

所有人中，唯独说出这番话的太后虞小柔，静静站在那，眸中波澜不惊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。

为首的三大史官率先反应过来，振臂高呼；「吾皇英明，吾皇万岁！」

群臣这才齐齐转过神来，一片欢天喜地中，裴其轩的脸色却一分分白了下去，愕然、不解、愤怒、悲恸.....种种情绪闪过他漆黑的眼眸，最终却在漫天雪花里，统统化成了无言的伤痛。

他微哽了喉头，颤着手想接近虞小柔，那道纤秀的身影却倏地退后一步，低垂了眉眼，掩去了点点泪光。

咫尺之隔，终究天涯之距。

风雪悲鸣中，裴其轩耳边蓦然响起，曾在狩猎场他对她的叹息。

「所以，小柔，我们都是身不由己，心不由己。」

那时春光正好，他牵马与她并肩沿河边走过，看水面波光粼粼，还以为过了春还有夏，过了秋还有冬，过了冬又能望见桃花灼灼盛开的场景。

(八)

皇上要立丞相之女为后的消息传出时，已是第二年的上元节了。

民间灯会烟火好不热闹，宫里也热火朝天地筹备着大婚，即将迎娶娇妻的裴其轩却了无兴致，披了斗篷悄悄出了宫。

他去的是南郊的庵堂，左右寻遍后，终是在后山的一处孤塔，寻到了正痴痴看烟花的虞小柔。

她素衣长发，身形依旧纤秀单薄，撑着下巴，在月下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女。

许是偷偷饮了酒，她目光迷离，脸上泛起红晕，似极了那年独自在湖边饮醉的模样，吃吃笑着，软酥软酥的。

一步步悄然走近她的裴其轩，双手微颤，就这样湿润了眼眶，记不清今夕何夕了。

「我毕生所愿，便是当一个贤妻良母，相夫教子，看万家灯火，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。」

孤塔之上，再次说起旧时夙愿，虞小柔依旧满怀憧憬。

他们都极默契地不去谈接下来那场大婚，只是闲话家常般的，说着前尘往事，说到最后，两人似都有了醉意，彼此搀扶着，指天笑骂：

「裴灵君，你个乌龟王八蛋，你真是致力坑人一辈子啊！」

两人骂着骂着没站稳，在地上倒作了一团，烟花伴着笑声飞得很远很远，许久之后，虞小柔才在裴其轩怀里抬起头，唇边依旧含着笑意，眸中却是水雾摇曳，她像个讨糖吃的小女孩，娇憨地摇着他的衣袖：

「其轩，我们去逛夜集好不好，外头可热闹了，我们装成平常百姓一样，就做，就做……」

那个不敢开口的奢望，终是柔软溢出，小心翼翼得裴其轩不忍拒绝，也不想去拒绝。

「就做一夜夫妻好不好？」

轰然一声，璀璨的烟花绽放在头顶。

裴其轩和虞小柔戴着面具，穿梭在人流如织的夜市里，他们十指紧握，相互依偎，像是一辈子也不会松开。

赏歌舞、结同心、放孔明灯……他们就像普通夫妻一般，玩得极其尽兴，最后爬上了屋顶，靠着彼此看星星。

一夜仿佛有一生那么长，一生却又像一夜那么短。

直到天方既白时，他们才悄悄回到了庵堂里，在屋内不舍话别。

却当裴其轩裹紧披风，就要踏出门外时，虞小柔忽然几步上前，从身后紧紧拥住了他。

房中霎时静了下来。

她贴在他的背上，啜嚅着他的名字，泪水划过眼角，终是哽咽了声音：「其轩，我想，我想.....为你生个孩子。」

当真是痴念，有了星星就想要月亮，有了月亮就想要旭日，有了旭日却仍觉胸口空荡荡的，照不进一尺阳光.....

人呐，总那么贪心，如猩嗜酒，鞭血方休。
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愚蠢，却疏狂，无悔无怨，只为转瞬即逝的一辈子，总得放纵那么一次。

帘幕拉下，榻上身影重叠，雪白的手臂上一点朱砂殷红，抵死缠绵，不问今朝。

(九)

太后有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都城，简直是一石惊起千层浪，各种猜测甚嚣尘上。

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史官们又开始折腾了，连夜拟了罪状跪在玄清殿前，指天对地，谏言赫赫，白绫毒酒，定要赐南郊的太后一样，以保全皇室颜面。

这回裴其轩没再客气，直接拂袖出门，一脚踢翻了史官。

「滚！若再要聒噪，朕两样都先赐了你们！」

有了皇帝的压制，南郊庵堂再无人敢去打扰，即便仍免不了污言秽语，但那于他，于她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

那恐怕是虞小柔最安详平和的一段日子，内心带着满满的欢喜，诵经参禅，浇花对月，等待着一个小小生命的降临。

裴其轩不时秘密造访，为小柔带去各种所需，闲来无事的时候，两人就在院中摆张长椅，互相搂着晒太阳。

那样的光景真好，无人相扰，细碎的阳光下就只有他们两人，四目相接，鼻息以对，假装在江南小镇，眼前是小桥流水人家。

一朝一夕柳树鸣，梦中相逢，酒意浓。

当又一场隆冬来临时，南郊庵堂里的虞小柔冷汗淋漓，产婆忙前忙后，她和裴其轩的孩子即将出世，而同一时刻的皇宫之中，得到「太后难产」消息的裴其轩心急如焚，夺门欲出，却被身后的王皇后拖住。

「陛下三思，难产正好不过，那毕竟是太后不知同何人私通的贱种……」

「贱种」一词还未落音，一记耳光已狠狠扇去，裴其轩红了双眼：「别再让朕听到这种话！」

策马狂奔在雪地里，裴其轩心跳如雷，大风烈烈，吹得他长发飞扬，待他一落地，脚不停当地掠进庵堂时，恰巧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。

如春光里绽开的四月花，人世间所有荣华富贵，都不及这一声啼哭来得美妙。

亲手抱过自己的孩子，裴其轩泪湿衣襟，坐在床头紧紧握住了虞小柔的手。

「我当爹了，我当爹了……」

他欢喜得只会重复这一句话了，小柔哭笑不得，苍白着脸颊，却笑出了眼泪：

「是啊，我也当娘亲了……总算能了无牵挂地去了。」

话一出，裴其轩的身子便猛然僵住，难以置信地望向床上的小柔，小柔却支撑着坐了起来，接过他手里的孩子，望了又望，饱含眷恋地吻住了孩子的额头。

「白玉堂前一树梅，为谁零落为谁开。唯有春风最相惜，一年一度一归来……」

她轻念着他教的诗，像是在哄孩子，又像是在遥望等不到的春光了，语气里虽有遗憾，却亦有解脱之感。

这一生毕竟活得太累了，若不是还有放不下的牵绊，她不会踉踉跄跄撑到这一刻，裴其轩恐怕不会知道，多年积忧成疾，大起大

落，她身子早就不大行了，而在那年狩猎场的厮杀里，她更是留下了旧疾，不过在捱一年算一年。

以她那具强弩之末的身躯，其实根本不适合怀孕，只会更加透支自己的生命。

但去年上元，从她在身后环住他，说想要为他生个孩子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在心中暗暗下了一个决定。

等不到春光明媚，看不了江南花开，她总是要走的，倒不如为他留个孩子下来，代替她陪伴着他，也算是了却自己的一番执念，浮生一场，她好歹有夫有儿有家了，不至做个孤魂野鬼。

「这辈子当真被你们两兄弟坑惨了.....」

小柔低低笑着，伸手抚向失声恸哭的裴其轩，眸光渐渐涣散。

裴氏兄弟，一个让她得而不爱，一个让她爱而不得，总之都是一场大梦一场空，所幸她终于可以解脱了。

「小柔！」一声痛彻心扉的嘶喊划破南郊上空，一人生，一人死，房中灯烛明灭，大风呼呼，拍得窗棂呜咽作响。

外头白雪皑皑，茫茫一片，仿佛回荡着飘渺的诗句，「白玉堂前一树梅，为谁零落为谁开。唯有春风最相惜，一年一度一归来.....」

承华十七年，太后虞小柔歿于南郊庵堂，享年二十九岁。

迷住两任皇帝的一代妖后，到头来亦不过是一抔黄土，一丛青草，只留下史书上三两判词，一段旖旎传奇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